

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登山導遊

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

聖十字若望深具靈修和學識涵養，是個善於聆聽、指導和解答靈修疑難的神師。但其靈修經典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，卻令人望之卻步，除了難讀、難懂外，還非常囉嗦、冗長，且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。為此，本文作者（同時亦是該書譯者）特擬此文，鼓勵讀者，雖知山路難行，但因山中確有無價寶藏，故導讀本書，讓所有渴望達至與天主神性結合的人，絕對不虛此行。

前言

無論是誰，只要翻翻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²，大家的反應總是：「好難看哪！」然而，有趣的是，歷經四百多年、文詞優雅、好看好懂的靈修書，可謂汗牛充棟，此書卻一枝獨秀，被奉為曠世傑作。「好難看！」是個事實，儘管如此，絲毫遮蓋不了鑽石般的光芒。他的教導，至今依然迴響著，聖十字若望

¹ 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。1954年加爾默羅會來台建立會院，目前有兩座女隱修院，分別在新竹芎林和台北深坑。

² 本書（以下簡稱《攀登》）原文為西班牙文，中譯文版參見：台北，星火文化，2012年7月初版。本文作者即是該書的中文譯者，因而導讀本書，深入淺出，對有志追求靈修生活的人，無論初學者或進修者，都是值得參閱的佳作。

清楚指出了達到與主結合正確而又快速的道路，並點破了神秘經驗的迷津，開示默觀修行的難解之處。

本篇〈登山導遊〉針對的讀者，主要是渴望得到會父聖十字若望的教導，又對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望之卻步、不敢上山的朋友。我們希望盡可能以淺顯的方式，引發閱讀的興趣，紓解登山的怕懼，慷慨地迎上前去，飽享高山峻嶺的幽美風光，品嚐書中的精髓美味。為此，本文以導遊的立場，介紹有關此書的各種面向；簡言之，就是聊一聊，準備讀者歡喜上路，預知山路難行的真實情況，但也肯定山中確有無價的寶藏，絕對不虛此行。

一部寫不完的大書

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除了難讀、難懂，憑良心說，還可以加上「非常囉嗦、冗長」，真的就是這樣！

「他的散文相當粗枝大葉，重覆雜亂，冗長囉嗦，曖昧含糊，結構散漫，以致常顯得複雜，隱晦不明，或出現拉丁語法等……最近有部西班牙文版……發現一個罕見例子，一個長句中包含十五個逗點，四個半支點，使用兩次弧符和一次長劃號。³」

造成這種效應的原因，基本上，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，也可說，是一部寫不完的大書。

³ 紀南，柯文諾神父（Fr. Kieran Kavanaugh, O.C.D.）著，加爾默羅會譯，《聖十字若望》（台北：上智，1998），40頁。

通常書寫好了，未校時，除了潤飾之外，爲使整部書呈現完整的連貫，沒有兌現的承諾和著書計畫，都會加以修正。《攀登》寫到卷三第四十四章，突然中斷；本書既沒有劃下完美的句點，更別提什麼未校和潤飾，所以面對這麼一部未完成的著作，某種程度的不一致、承諾的爽約，都是可以預期的。再加上重覆的敘述、冗長的解說、繁複的分類，更是本書的明顯特色，所以，讀者登山之前，先得做好心理準備。

若望說的夜，到底有幾個呢？

我們先來看一個有趣的例子，聖十字若望說的夜有幾種？或說有幾個？看完卷一第一、二章，會發現他的多重分類法，足以讓人一頭霧水。一個夜，有兩種、兩個方式、三個部分。神修人必須經過兩種夜：感官和心靈；但這兩種夜有兩個方式：主動和被動。二乘二等於四：主動的感官之夜、主動的心靈之夜、被動的感官之夜和被動的心靈之夜。

這四個夜，是他著書計畫的關鍵標題：卷一談主動的感官之夜，卷二和卷三談主動的心靈之夜；至於被動的夜，他說要在卷四談論，然而《攀登》只寫到卷三，這是本書沒有兌現的承諾。但他另外又寫了一部書《黑夜》，同樣未完成，談的是被動的夜，毫無疑問，這正是聖十字若望所說的卷四。緊接著，卷一第二章，他說一個夜有三個部分，從黃昏、深夜到黎明，整個夜是歷程，靈魂必須經過。

那麼，他說靈魂必須經過的夜，是一個、兩個、三個或四

個？看是從什麼角度來說，全是正確答案。一個夜，指的是整個歷程；兩個夜，指的是淨化：主動、被動，或感官、心靈；三個夜，是指有個夜分成三個時分：黃昏、深夜和黎明；四個夜，指主動感官、主動心靈、被動感官、被動心靈，或者要倒過來說，感官主動、感官被動、心靈主動、心靈被動，都是正確答案。

迷宮似的分類

再舉個例子，卷三第十六章開始談意志的淨化，聖十字若望說，意志的情感有四種：快樂、希望、痛苦和怕懼；接下來，第十七章講快樂，開始分類，有主動的快樂，及被動的快樂。他先處理主動的快樂，導致主動快樂的事物有六：現世、本性、感官、倫理、超性和靈性的事物。根據這六樣事物，各以三章篇幅，逐一解說；不過，談到最後的靈性事物時，又再分類：令人愉快和令人痛苦的，兩種靈性事物，每一種各有兩個方式：能被清楚與分明理解的，及不能被清楚與分明理解的。

這麼多重的分類，是難看、難懂的原因之一，曾經有人對我說，看這本書好像在讀數學，正是如此。看了卷三後半一大堆的分類，讀者不用怕，這些幾乎都沒有兌現。卷三第卅三章，細分靈性的事物為愉快和痛苦兩大類，K.K.英譯本在此加上打趣的註解："He now so multiplies subdivisions that he allows himself to enter a forest without exit." 意思是說，他陷入了沒有出口的森林。西班牙文《聖十字若望全集》，書末突告中斷之

處，彷彿結算總帳似的，註解說：

「根據若望的著書計畫，有許多付之闕如：（1）最後這一章，只講宣道者，另外有關聽眾的部分，尚未提及；（2）有些地方提到後來再談的，也沒有交代；（3）第卅五章第一節，所提的指導和成全的事物，完全沒有講解；（4）至於十六章說的四種情緒：快樂、痛苦、希望和怕懼，只談及快樂，甚至連快樂這個部分也沒有講完。」

明白本書的真實相貌後，有了良好的心理準備，看書時拿好筆和記事本，只要開始分類，馬上記下類別，或作好標示，那麼，多看幾次，道理會更清楚地呈現，那時，不知不覺，已登上了高山。接下來。我們要探討作者的性情，這是使這本書難看，卻又深奧精彩的基本因素。

聖十字若望 VS. 聖女大德蘭

《攀登》是聖十字若望的第一部論著，可以說，由於缺乏著書經驗，導致無法收拾的殘局。但另一方面，或許也可說，這和聖人的性格傾向有緊密關係。聖若望的個性內向、沉靜、心思細膩，和聖女大德蘭形成鮮明的對比。二十世紀非常著名的道明會靈修學家—歐邁安神父說：

「若望的著作與大德蘭的著作，互補長短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甚至要了解其中一個的思想，最好的辦法是研究另一個的著作。⁴」

⁴ 歐邁安著，宋蘭友譯，《天主教靈修學史》（香港：公教真理學會，

換句話說，若望和大德蘭的書要配合著看，才能達到全面的理解。爲此，比對這兩位大師的性情和寫書風格，不只相當有趣，還能幫助我們品味其著作的精髓。

我們知道，聖十字若望的一生，從一開始就蒙上灰暗的色調。聖女大德蘭則非如此，她的童年色彩明亮，是父親的掌上明珠，人緣超好，活潑外向，深具說服力。七歲時，她說服小哥哥羅瑞格（Rodrigo）陪她一同去殉道，兩個小不點，一起走向回教徒的地區，希望得到殉道的榮冠。兩人走不了多遠，遇見了叔叔，當然是二話不說，馬上被帶回來。父親責問小哥哥，他說，都是大德蘭出的主意，父親轉而責問大德蘭，這位未來的聖女答：「因爲我想要看見天主！」

大德蘭 20 歲時，又說服了弟弟安東尼（Antonio），看破紅塵，和她一起離家修道，她入了聖衣會，弟弟則進入道明會。她弟弟因父親的強烈反對，道明會不敢接受，修道未遂。不過，大德蘭 52 歲時，說服了十字若望，和她一同革新加爾默羅男修會，這次的說服，則是成果輝煌，不只爲革新修會搏得了會父，也爲天主教會造就了一位靈修大師。

1567 年，大德蘭正在物色人選，建立革新的男修會時，她會見了貝德羅神父（Fray Pedro de Orozco），他是位撒拉曼加大學的學生，返鄉首祭的年輕神父。貝德羅神父卻向德蘭姆姆極力推薦他的同學—若望會士，認爲他才是德蘭姆姆中意的人選。25

歲的若望，同樣是剛祝聖的神父，他的德行、力行補贖、收心斂神、學業成績優異，在在為人稱道。就這樣，大德蘭迫不及待，安排會見若望神父。證實傳言不虛，她欣喜無比，告訴修女們：「女兒們，請幫我感謝天主，因為我們已經得到一個半會士，來開始革新男修會」。

大德蘭善於言詞，妙語如珠，這句「一個半會士」，確實妙不可言。若望的身材矮小，不及 150 公分，另一位已經申請加入的安道神父（P. Antonio de Heredia），則是年近 60 的會士，即使身材高大，在德行、克苦和靈修上，卻遠不及若望。這話一語雙關，幽默地點出若望超小的個子，但也暗指靈修上兩者的差距。

面對大德蘭的邀請，若望應允了，但提出一個條件：希望快一點，不要讓他等太久！第二年，若望完成撒拉曼加的學業，返回梅地納。德蘭姆姆盡力張羅，獲得各項許可，及恩人捐贈的破舊農舍，作為開始革新修會的會院。接著還有更重要的事：陶成若望會士。1568 年 8 月 10 日，大德蘭帶著五位修女，一位身穿世俗衣服的保守生，還有駐院神父胡利亞（Fray Julia de Avila）和若望神父，一同前往瓦亞多利創立女隱修院。趁此機會，大德蘭向若望解說革新修會，示範實際的默觀生活方式。約兩個月的時間，盡力陶成她的這位高足。在她的眼中，若望是「天主在祂的教會中，所擁有的最純潔、最聖善的靈魂，我

們的主傾注給他至極豐富的天上智慧」⁵。大德蘭這麼肯定地告訴她的女兒們，真可說慧眼識英雄！

我們再來看德蘭姆姆的一封信。她寫信給方濟·撒爾謝多（Francisco de Salcedo），推薦若望神父，請她的這位紳士好友予以創會的協助。

願耶穌與您同在。光榮歸於天主，寫了七、八封不能不處理的事務信後，我還有一點兒時間，放開那些事，寫這幾行給您，讓您知道，從您所寫的（來信），我得到許多安慰。不要想寫（信）給我是浪費時間，因為有時我需要它，只要您別對我說太多，什麼您已老了，這會使我頭痛不已……我請求您，請和這位神父談話，在這件事上幫助他……雖然他個子小，但我認為他在天主的眼中是很大的。確實，在這裡的我們會很想念他，因為他是個有智慧的人，非常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相信，我們的主為此召喚了他。即使並非和他久處，沒有會士不稱讚他的，因為他奉行非常克苦補贖的生活。不過，看來是上主在帶領他，雖然在這裡，關於這（建院的）事，有幾次，我們的觀點並不一致，這些事是我惹起的，有時我也惱怒他，但在他身上，我從未看到有何不成全之處。他很有勇氣。然而，他是孤單的，他需要我們的主賜給他一切，使他能全心工作。他會告訴您我們在此地的近況。

⁵ Crisógono de Jesús, O.C.D., *The life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trans. Kathleen Pond (New York: H&B, 1958), p.46.

附筆：再者，我請求您行個愛德，和這位神父談話，勸告他您認為對他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上主的神已賜給了他，在這麼許多的困難當中，他的德行給了我很大的鼓勵，也讓我認為我們有個很好的開始。他極具祈禱的天賦，又很聰明。願主保佑他成功⁶。

這是大德蘭很典型的書寫風格，文情並茂，親切感人，幽默風趣。在這封信中，有句很特別的話，大德蘭表示：「有時我也惱怒他」，為什麼呢？有什麼事會使也是聖人的大德蘭發火？十有八九，指的是他的過度嚴格，過分到連大德蘭都受不了。從這句話中，或說從這個層面來看，我們引述現代心理學家的觀點，試從不同面向，來看這位年輕聖人的性格。

在撒拉曼加大學時，若望如果不是上課、研讀或祈禱，就是做補贖或守齋戒。他沒有時間和別人閒聊，萬一看見有什麼人不守規矩，他會責備他們。同伴們對他會有不好的反應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：「我們走吧！那魔鬼來了！」他只交到一個朋友。這真不是討人喜歡的模樣。聖若望是個優異的學生，也是墨守成規者，同時堅決確認自己內在的聖召⁷。

以上這段話，具體地道出，大德蘭含蓄說出的「惱怒」是

⁶ *The life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pp.48-49.

⁷ James Arraj, *St. John of the Cross and Dr. C.G. Jung* (Chiloquin, Oregon: Tools for Inner Growth, 1986). pp.110-111.

什麼。儘管如此，大德蘭仍能透視若望靈魂內的寶藏，善用他、愛護並寶貝他。1577年12月2日半夜，若望及另一同伴遭非赤足會士武力綁架；4日，大德蘭怒氣填胸，執筆疾書，上訴國王菲理伯二世（Philip II）：

……他們（非赤足會士）破門進入屋內，抓拿他們……整個地方遭受極度的中傷，他們竟然如此大膽，在此這麼靠近陛下的居處⁸，他們顯然毫不顧念正義或天主。至於我，最令我痛心的，是看到他們落在那些人手中。他們（非赤足會士）早就想這麼做。我認為，要是他們（若望和他的同伴）陷入摩爾人手中，情況會更好些，因為或許會得到較多的憐憫。而這位會士（若望），是天主的大忠僕，這麼脆弱和削瘦，加上要承受所有的苦難，我怕他有生命的危險。爲了我們上主的愛，我懇求陛下，下令在可能的最短時間內，救出他們……如果陛下不出命令解救，我不知道這件事何處終了，因爲在世上，我們沒有別的援助……

陛下的微僕和臣民 加爾默羅會士 耶穌·德蘭

1577年12月4日，於亞味拉聖若瑟隱院⁹

大德蘭直言不諱：「下令在可能的最短時間內，救出他們……」，她的俠義豪情、堅強勇敢的性格，完全暴露無遺。若

⁸ 國王此時駐蹕馬德里。

⁹ *The life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p.98.

望遭難，大德蘭心急如焚，到處設法解救他，這份同會的深厚情誼，顯露大德蘭對若望的疼愛、尊敬和感激。最後，我們要引述一段很有趣的抨擊。有一次，大德蘭在祈禱中聽到一句話：「要在我內尋找你自己」，後來，她也構思了一首名為「尋找天主」的詩：

靈魂，多麼美好的巧藝，愛情將妳刻畫在我的內裡；
縱有畫家才華洋溢，那堪相比，怎能畫出形像如此美麗。

愛情深深地，將妳畫在我的內裡，畫得如此清秀美麗；
若我將失去妳，我心愛的，靈魂，要在妳內尋找我。

我清楚知道，妳將發現，妳已被畫在我的心裡面，畫得如此栩栩如生，妳會欣喜地看見，自己的模樣如此圓滿完全。

如果妳不曉得，該去何處尋找我，可不要四處奔波；
然而，若妳盼望找到我，要在妳內尋找我。

因為妳是我的房間，是我的家和住所，所以我隨時來敲敲門，若在紛思繁想時，我發現的是一扇緊閉的門。

請不要在妳的外面尋找我，因為想找到我，只須呼喚我，我將應聲迎向妳，所以，要在妳內尋找我。

大德蘭自覺耶穌對她說的這句話，含意深奧，於是邀請弟弟勞倫（Don Lorenzo）深思細想這話。勞倫慎重其事，認為自己無法深入話中奧義，決定向靈修好友討教。1576年聖誕節，一夥人聚集在亞味拉聖若瑟隱院的會客室，除了修女們、勞倫本

人，還有亞味拉的主教、大德蘭的紳士好友方濟·撒爾謝多、駐院神師胡利亞神父，以及若望神父。那時，大德蘭居留於托利多隱院，在場的人都很想念她。結果，主教下令，所有在場的人，包括修女們，大家寫下自己對這句話的省思，送去給聖女評判。

大德蘭開心地諷刺、抨擊每一位，她明白表示，她無意說任何人的好話。在此，我們只舉出大德蘭對若望的抨擊：

他(若望)答覆的道理好極了，針對的卻是那些想修行耶穌會神業的人，而非我們的論題。如果我們沒有死於世俗，尋找天主要付出昂貴的代價。實則不然，無論是瑪麗德蓮、撒瑪黎雅婦女、迦南婦女，當她們碰到祂時，都不是這樣。他(若望)還說了許多在結合中和天主合一的道理；可是當這事來臨時，天主賜給靈魂這個恩惠，我們不說她們尋找祂，而說她們碰見祂。

願天主拯救我，脫免這麼靈修的人，他(若望)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化為成全的默觀，無論是什麼。總之，我們很感激他，因為對於我們沒有提問的事，他講解得這麼好。為此，經常談及天主是好的，在我們沒有想到之處，益處會臨於我們¹⁰。

¹⁰ *Santa Teresa Obras Completas*, septima edicion, preparada por Tomas Alvares (Burgos: Monte Carmelo, 1994), p.1366; *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. Teresa of Avila*.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& Otilio Rodriguez (Washington, D.C.: ICS, 1980), Vol. III, pp. 360~361.

大德蘭採取當時西班牙大學的習俗，授與博士學位前整人的典禮，在逗趣的集會中，準博士候選人備受教授和學生諷刺、批評。從大德蘭的抨擊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若望是個多麼細心的人，因為「在沒有提問之處，他講解得那麼好」，這是若望著作的特點，思想嚴謹周密。而且他是「這麼靈修的人」，言下之意，他充滿天上的氣息。本會著名學者賈培爾神父說：「我想，到如今，如果她看到若望榮升為教會聖師，就算鬧玩笑，德蘭姆姆也不會說，願『脫免』他！」¹¹的確，即使德蘭姆姆抨擊若望說，瑪麗德蓮和天主相遇，得到恩惠時，她並沒有死於世俗；然而，這只是開始，在走向真正結合，還有很遠的一段路要走。

總之，聖女大德蘭的書寫方式常是魅力十足，任誰看了她述說的祈禱經驗，都會被吸引，嚮往祈禱生活。聖十字若望的寫法不一樣，他周密嚴謹，冷靜詳細，解答所有祈禱修行上的難題，雖然《攀登》寫得不是那麼優美流暢，「仍不乏以美麗、創意和有力的語句，表達思想的篇章，質樸淡然地顯露他的文學天賦」¹²。

若望的黑夜

1577年12月2日夜晚，亞味拉降生隱院旁，駐院司鐸的

¹¹ Fr. Gabriel of St. Mary Magdalen, *St. John of the Cross ~Doctor of Divine Love and Contemplation*, trans. by a Benedictine of Stanbrook Abbey (Maryland: Newman, Westminster, 1946), pp.64~65.

¹² 紀南·柯文諾神父著，前引書，41頁。

小屋裡，若望和赫南（Fray Gernán de San Matías）兩位會士共同唸經祈禱，預備祈禱畢要休息就寢；靜悄悄的夜，突然間，喧嘩吵雜，一群人破門闖入屋內，聲稱奉總會長代表督斯達多（Jerónimo Tostado）之命，逮捕他們。若望溫和地回答：「好！我們走吧！」束手就擒，這幫人把他們拖出屋外，迅速解送到非赤足修院。

一到修院，身上粗糙的會衣被剝下，換上非赤足的優質會衣，立刻遭受兩頓痛打，然後帶進修院的斗室。次晨，參與彌撒之際，若望趁機開溜，飛奔跑下山丘，回到小屋，毀掉所有可能危及革新修會的書信和文件。捕捉者發現若望失蹤，立即追趕到小屋，猛烈敲門，此時若望已經處理妥當，撕掉、毀掉，甚至吃掉這些紙張，從容應聲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馬上就來！」

為了防止再度逃離，又怕市民群起援救，他們立刻分送兩位會士到不同地點，赫南被帶到亞味拉的小村莊，關在摩拉雷哈聖保羅修院（San Pablo de la Moraleja）。若望的雙眼被蒙住，一路迂迴曲折，解往托利多。路途中，他們待以粗言暴行，隨行的騾夫憤慨萬分，眼看溫良瘦弱的若望受盡折磨，大抱不平，設法要幫助若望逃走。趁投宿旅店之便，和旅店老闆串通，要若望一走了之，包他沒事。然而，若望婉謝他們的善意，繼續走向茫茫未知的旅程。

大約 12 月中旬，若望到了托利多非赤足的修院，這是卡斯提亞最好的一座會院，院內約有八十多位會士。若望的眼罩被取下來，他當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，但漸漸地，他認出幾個

熟悉的面孔，過去的同伴或同學，直覺地，他知道，這就是名聞遐爾的托利多修院。接下來一連串的審訊，唸給他總會的決議，命令他完全放棄革新修會，否則要宣判為叛徒。督斯達多企圖改變若望的心意，先是威脅，繼而利誘，許給他好的職位和待遇，甚至以金質十字架賄賂，只要他宣稱放棄；然而我們的小聖人答道：「尋求赤裸基督（the naked Christ）的人，不需要黃金的飾物」。

一切的努力全屬枉然，若望終於被判定兩大罪行：背叛及抗命，應予關閉嚴懲。若望原本關在修院的普通牢房，當赫南神父逃脫的消息傳來，為了防止可能的意外，馬上轉換到特別為他安排的地方——狹窄、黑暗，而且密不透氣，活像個墓穴。事實上，這是一個壁洞，彷彿大壁櫥，六英尺寬，十英尺長，沒有窗戶，牆壁較高處有個漏洞，約三個指頭寬，從洞口向外看，可窺見外面的走道。他們不費吹灰之力，把客房後面這間密閉的廁所化為牢房。挪走馬桶，地上放塊木板，加上兩條舊毛毯，角落放個如廁的桶子，再給個凳子放他的日課經本，這是他惟一能有的書。為了誦唸日課，若望必須直立，讓裂縫透入的光線照在經本上。

至於衣服，就這麼一身會衣，什麼禦寒的衣物都沒給，甚至除去兜帽和聖衣，作為處罰叛逆者的標記。若望在此，飽受寒冬酷冷，夏日暑熱；飲食奇差，只有麵包、清水和沙丁魚，有時連沙丁魚都沒有。根據當時會憲的規定，囚犯必須每週一、三、五守齋，只吃麵包，喝清水，除非有長上的特別許可，且

出於單純的憐憫，才能給些別的食物。所以，只能在不守齋的日子得到沙丁魚，兩條或一條，有時甚至只有半條。

放風走動方面，他有時可以在外面的走道走走，或到團體的餐廳。在守齋的日子，他們帶他下去和團體一起用餐，會士們坐著，他跪在當中，吃他的麵包和清水。用餐畢，他得赤肩露膀，會士們圍成一圈，用一捆細樹枝，輪流鞭打他。有的人猛力抽打，若望的肩膀飽受鞭笞，多年後，皮膚仍無法癒合。除此之外，惡劣的飲食引發痢疾，腹瀉不止，惡臭沖天，滿屋跳蚤，暗無天日。內衣幾近半年沒有換洗，破爛不堪。

這幫子人還不滿意，故意耍些花招折磨虛弱的若望。隔壁房間裡，找來一些會士聊天，讓若望聽見虛構的談話內容：赤足男修會的會院已經廢止；謝加大使（Nuncio Sega）會隨時取締赤足修會；赤足修會正尋求和本會合併，剩下惟一堅持的若望，他們準備要活埋他。又說：「我們幹嗎為這個傢伙傷腦筋呢？把他扔到井裡不就結了嗎？反正死無對證，誰知道！」他們使勁打擊若望對改革修會的忠信，無所不用其極。

字字句句，打進虛弱孤單的若望耳中，恐懼憂心日夜不斷地侵襲他。他不知道，自己赤足的男會士，尤其是德蘭姆姆，會想他怎麼了？他們會以為他已經放棄了革新修會嗎？日以繼夜，他不斷想著，他的想像、憂懼、疑慮，數不清的「如果」，像海浪般襲來。他愈來愈肯定，他們會殺掉他，甚至懷疑會毒死他，尤其是望著那少之又少的沙丁魚，是不是有毒？勉強地咬一口，都得從內心深處寬恕下毒的兄弟。在暗無天日的牢房

中，漸漸地，他陷入理不清的疑慮和混亂，是否革新修會完了，是否他完全被放棄了？還有，更慘的，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？甚至，他強烈地覺得，連深愛的天主也拋棄了他。

到此地步的若望，已經山窮水盡。天主向來是他生命的靠山，早年在梅地納照顧病人，進入修會，就讀撒拉曼加大學，若望經常感受天主的真實臨在。到了杜魯那洛，開始革新男修會的日子，更加熱心滾滾，天主對他而言，既真實又親密。亞味拉的五年，指導降生隱院眾多修女，包括德蘭姆姆在內，他是成就非凡的優質神師，心靈的愉悅飽滿充實。甚至剛關進托利多牢房的他，仍然可以感受天主的陪伴和臨在，然而，現在呢？他不得不感到死亡臨頭，身心靈完全被銷毀，這真是個「黑夜」，完全暗無天日，沒有半絲的光明。是的，他已被化爲烏有。

1578年5月，若望得到另一位年輕的看守者—27歲的若望·聖瑪利亞會士（Juan de Santa Maria），他非常同情若望，盡力善待他，只要辦得到，就取消他下去餐廳的補贖。若望反而問他：「今天發生了什麼事？爲什麼他們不帶我下餐廳，我哪裡堪當？」這樣的話，任誰聽了都會張口結舌，無言以對。他強烈地覺察若望的溫良和聖德，供給他乾淨的內衣，增加放風的時間，也給了若望要求的紙和筆。若望開始寫下早已構思於心的詩歌：

「祢隱藏在哪裏？心愛的，留下我獨自嘆息，祢宛如
雄鹿飛逝，於創傷我之後；我追隨呼喚，卻杳無蹤跡。」

「我的愛人是綿延的崇山峻嶺，孤寂的森林幽谷，奇異奧妙的海島，淙淙迴響的江河，撩情的微風呼嘯。寧靜的深夜於黎明初現之際，默默無聲的音樂，萬籟交響的獨居，舒暢深情的晚宴。」

這就是他的《靈歌》！而他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成的，真是不可思議的詩壇絕唱。

趁著中午放風的時間，他觀察地勢實況，準備逃離。8月14日，聖母升天節前夕，若望跪地祈禱，背朝鎖著的牢門。院長神父開門進入，若望仍跪地不動。院長用腳戳他說：「我來看你，你為什麼沒有起身！」若望勉力站起來，謙虛地道歉：「我以爲是看門的進來。」接著又說，因自己的虛弱而無法立即起身，而且，他正在想些別的事。院長答說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若望回答：「明天是聖母的節日，我多麼想做彌撒。」「只要我在這裡，你別想！」院長粗暴地回答後就離去了，再度把門鎖緊。

當天夜裡，若望奇蹟般逃離，結束了九個月的牢獄生涯。逃走前數天，他請求守門人原諒他帶來的麻煩，送給他身上僅有的十字架，並說，這十字架是位很特別的人送他，他十分珍愛。很可能是聖女大德蘭給他的，十字架的製作精美，上等的木頭浮雕耶穌苦難的刑具，苦像是銅製的。

有許多事情，我們會很好奇，若望為什麼會遭到如此的惡劣待遇？在此短文中，我們無法交代這些問題。我們要問的是，這段日子，若望到底是如何熬過的？他的生命中，發生了什麼

事？天主顯現給他了嗎？或者，他得到了什麼神秘啓示？像他童年掉進水池遇難時，童貞聖母是否又再次顯現？因為若望本人沒有直接透露，我們也只能從間接的資訊推測。

在若望看來，「天主給的恩惠，單就其中的一個恩惠，即使是多年的牢獄，也無以回報」。我們凡人大概很難體會這話，從他在牢裡寫的詩歌，我們能肯定，在碎心的黑夜裡，他和心愛的基督相遇，如同遇見愛的海洋，那是言語不能表達的，秘密又充滿愛的光明，那是對天主黑暗模糊的認識，是對天主的實體性認識……這些話，不斷地出現在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中。他已達到神性結合的高峰，從那裡，他，這位內向、沉靜的聖人，開始指引我們，什麼是黑夜的淨化、什麼是攀登成全的聖山。

「若望的黑夜」在此告個小段落；接下來，我們從其他面向，聊幾句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這本書。

真還假的？

我有個朋友，她的口頭禪是「真還假的？」每當聽到特別的事，無論是好是壞，很好的、很糟的、難解的……，她立刻脫口而出：「真還假的？」因此，往往在她說出這話之前，我們已替她說出。

有個著名的童話故事，「國王穿新衣」，相信大家都聽過。故事的內容，如果沒有記錯，大致上是這樣：有位愛漂亮的國王，很喜歡穿新衣，不斷地要裁縫爲他製作最美的衣服。有一

天來了一個裁縫師，說他能給國王做出最美的衣服，但是只有沒有罪的好人才看得到，國王信以為真，於是在穿上新衣後，遊行街頭，大家都不敢說出真相，最後是一個天真的小孩揭露了真相。

任何人聽了這故事都會露齒而笑，想起光溜溜的國王，穿著僅有的內衣，揮動著手腳，昂首闊步遊行的模樣，真是太絕了，虧那作家想得出來。然而，這則故事所描繪的，卻是人生的常態之一，不是嗎？在祈禱修行的路途上，豈不也常出現類似的劇本嗎？追求穿新衣，代表人心的欲望；騙人的裁縫師，象徵自我和魔鬼，用美麗的謊言製作漂亮的新衣，甚至還亮相遊行。

祈禱是一條冒險之旅，是導向真正生命的道路。對有些人，祈禱可能是個裝飾品、是個逃避、是研究學問，也可能只是情感的歸依……，但卻不是真正地尋找天主；有的人可能是出於無知，或無人引導。祈禱的確隱藏著寶藏，但除非人抱著正確的態度接近祈禱，不然，還是一無所得，一無長進，祈禱了半天，依然故我。

我們的會父聖十字若望一天主教會的聖師，其著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要處理的問題，講白一點，就是「真還假的」，我們的祈禱是真的，還是假的。他在〈序言〉第六、七節說：

「依靠神性的恩惠，我們將要談論以下各點：靈魂應該如何行事作為；告解神師該怎樣對待他；辨認靈魂受淨化的記號，無論是感官或心靈的淨化，靈魂的淨化我們稱

為黑夜，以及如何能辨識是來自憂鬱病症，或感官與心靈上其他的不成全。

因為有些靈魂，或他們的神師，可能想，天主帶領他們走在淨化心靈的黑夜路上；但也許並不是，他們受苦是由於前述的某些不全。同樣，有許多靈魂自認為沒有祈禱，其實，他們的祈禱更是熱烈。也有些靈魂，對自己的祈禱評價很高，然而，那只不過比沒有祈禱好一點點而已。

還有些令人惋惜的靈魂，他們辛苦工作，疲累至極，卻退步不前。因為在得不到進步之處，他們想尋求進步，反而成為阻礙。另有些靈魂，在安心與寧靜中，大有進步。

有的靈魂所碰見的障礙，就在於安慰和恩寵上，天主之賜給他們，原是為進步，而他們卻毫無進展。我們同時也要談一談，行走在這條路上的人，他們許多其他的經驗：快樂、憂傷、希望和痛苦，其中有些來自成全的精神，有些來自不全的精神。

依賴神性的恩惠，我們要說明這一切，使每位讀者的靈魂，多少可以看清所行走的道路，及如果想要抵達這山的山頂，他們應該追隨的道路。」

所以說，這本書要探究的是：我們的祈禱是真還假的？有的時候，真假很難辨識，問題在於我們比較喜歡假的。此話怎講？讀者不妨打開電視或網路媒體，憑良心說，有多少是真的？但是明明知道不真，照樣接受，這就是現代人在媒體摧殘下的悲劇。

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是靈修書，而且是靈修名著；若要詳細劃分類別，應可說是修行的靈修書。聖十字若望寫這本書的目的，如他自己說的：

「我的主要意向並不是寫給所有的人，而是要寫給我們加爾默羅山原初會規聖修會中的某些人，男會士與隱修女，天主以特恩引導他們，走上攀登加爾默羅山的道路，他們是要求我寫這本書的人。因為他們已相當地棄捨了世上短暫之物，他們會更容易把握這心靈赤裸的道理。」（《攀》序言·9）

聖若望未說全部意向，只說主要的意向，顯然他也顧及其他的人。他的對象是捨棄世物的人，這是起點，如果沒有這個起點，很難把握他的道理。也就是說，捨棄世物＝開始踏上修行之路；他所說的，無非就是靈魂的修行，上達超越者天主，達到神性的結合。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、與萬化冥合、與造物者遊……等，無不透露人心最深的渴求。即使如此，他說的神性結合，絕不是中國儒、釋、道所標示的合一境界而已。他的修行，以耶穌基督為中心，祂是全能無限的天主，是降生的聖子，是聖言，是心愛的主，祂是靈修生活的中心，也是終點。

十字若望是革新加爾默羅靈修基礎的奠定者，當他開始寫這本書時，會母大德蘭已接近生命末刻，完成《攀登》一書，大約是1582年，而大德蘭就是在這一年過世的。所以，他肩負重任，穩住修會的靈修方向，這是聖衣會續存發展的重要關鍵，所有關於修行的問題，都必須徹底解決。聖若望個人有很深的

靈修和學識涵養，他也是個善於聆聽和解答疑難的人；他聆聽了聖女大德蘭的所有經驗，還有許多當時聖德非凡的會士和隱修女的經驗，所謂的神秘祈禱、神秘經驗……，說他瞭若指掌，實不為過。他的所有著作，都是在這樣的內在背景下寫成的，惟一不變的主題是：「本書談論一個靈魂如何能善做準備，很快達到神性的結合」（山·卷首標題）；也就是指導人靈達到與天主神性的結合。

他太清楚靈修生活中的假象：假的神秘經驗、假的聖德、假的黑夜、假的默觀、假的祈禱……；這些虛假的動作，使人在靈修的道路上原地踏步，繞來繞去，甚至熱熱鬧鬧，卻一事無成。更糟的是，備受魔鬼的戲弄，到頭來，不只丟掉信仰，還淪落悲慘的下場。若望逐步說明，指出這些現象的基本原因，是沒有克制感官的欲望，沒有放開感官的經驗，尤其是在與天主交往上，賦予感官經驗太過分的重視和貪愛。

要記得，加爾默羅會的靈修，從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，可以很清楚地確定，這是以基督為中心的靈修。若望要我們雙目注視著基督，所有的啓示都在祂身上，要我們放棄所有不幫助我們更愛基督的神見、神諭……。重要的是，單純的信德、純潔的愛德：信德使我們接觸到真正的天主，愛德使我們達到和天主結合，望德陪伴我們以信和愛度過塵世的旅途。